



俠
男
義
女

頁
戈
文
著

安
徽
文
藝
出
版
社



侠
女
义
胆



200076265

毕然 黄成文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侠男义女
毕然 黄成文 著

责任编辑：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90,000

版次：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4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568—5/I·503

定价：5.3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风云突变	1
二	少女难缠	13
三	歪斗歹徒	25
四	虎志心雄	38
五	酒桌斗智	49
六	旅途遇险	61
七	虎口遭难	73
八	皇宫厮拚	85
九	夜入古堡	96
一〇	女儿情怀	108
一一	金蝉脱壳	120
一二	神秘人物	133
一三	往事惊心	145
一四	寻剑风波	157
一五	奇事怪情	169
一六	千柴烈火	181
一七	生死攸关	189
一八	内外之力	201
一九	古怪老者	213
二〇	并非儿戏	225

二一	密林怪象	236
二二	巧审妙问	247
二三	街头偶遇	258
二四	疯癫名人	270
二五	是否父女	282
二六	勇闯府衙	293
二七	魔窟秘信	305
二八	终现原形	317
二九	暗室囚女	329
三〇	妒情醋意	341
三一	寻根就底	351
三二	你死我活	368
三三	吉凶难料	379
三四	伏虎斩龙	390
三五	计赚凶顽	398
三六	皇家心胸	409

一 风云突变

风愈刮愈大，云愈聚愈厚，天愈来愈暗。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

五台山下的湘子庙里，一位方面大耳、阔口银须的官员，神情肃穆地坐在大殿内。他两旁肃立着四个刀剑在握的人。这位官员皱着眉头往外看看，嘴里低声嘀咕道：“这个鬼天气，难道有意与本官作对？”

一位短打装束、腰挎长剑的中年人走进来，对官员施过礼，说道：“刘大人，看来今晚是赶不得路了。咱们就在此处过夜吧。”

“不行！”刘大人说，“请于将军转告众人，先坐着稍事歇息。天气稍一好转，咱们还得走！”

于将军不解地说：“刘大人，这么急啊？在下是一个武夫，对这件事想不通。就象这玉佩失盗算什么大事？竟使皇上如此重视，让人日夜兼程前来？”

刘大人叹了口气说：“此事非同一般。听说当年大清开国之君顺治皇帝避位逃禅到了天龙寺。他送给本寺方丈一块透龙玉佩。玉佩上刻着精致的花鸟图案，边缘刻有两条栩栩如生玉龙。龙口内含着一颗夜明珠一颗避火珠……”

“噢！难怪成了国宝！”于将军插言。

“还有一层。那位先皇也不知怎么想来，竟然把国家的好些隐秘写在包玉佩的彩绸上，以表明对神佛的虔诚。如今这国宝居然被人盗走了。当今道光皇帝爷得知可着急了，恨不能立时追回来！”

“盗贼不会毁掉此宝的。咱追查也不必争这一朝一夕啊！”

“于将军，你还不知道啊！据说他们盗宝不是为了自己观赏把玩、窥测秘密，而是出卖给外国人。他们平时就勾结洋人，倒卖鸦片，祸国殃民。这次就有更大的祸心了。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头里把宝夺回！”刘大人说到这里，气得脸都变了色。

于将军咬牙切齿地发狠：“这些卖国贼，若落入我手，非把他们碎尸万段！”说至此，他又想起一件事，“听说太原知府和刑部侍郎金大人都死于这伙盗贼之手，不知是怎么遇害的？”

“我也不甚了解详情。只知太原知府把此案上报才三天就暴尸荒野。皇上又差刑部侍郎金立带兵马来太原破案缉贼。哪料刚过石家庄，就在兵马重重的大营中被暗杀。本官出于义愤，才上本自荐查贼。兵部尚书常武勋大人唯恐我也出事，没让多带兵丁，只派武林高手相随，又把你这位软硬功夫兼备、马上步下俱能的虎将调来，辅佐敝职行事。此行我等责任重大，将军的担子也不轻啊！”

“刘大人，您就放心吧！就是有几个武林败类、江湖蠢贼也不能奈何我们。不是末将吹大话，只要有我震八方于同在此，贼子就会知名而退、闻风丧胆！”

一个黑衣劲装、精明强干的年轻人走进大殿，单膝跪地

道：“禀大人：正南方和西南方，分别有两起来路不明的人向这边走来。”

“嗯？”刘大人略一思索，“来者不善！马云你再去打探。于将军速作安排，准备应敌，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湘子庙南，十多个人正迅速地向古庙靠近。为首的是个豹头环眼，长着红胡子的中年汉子，他边走边问身边的细高个儿：“丁龙你探清没有，刘祖德一行此时能到达湘子庙吗？”

丁龙向他靠近一步说：“毛护法，小人探听得非常清楚，他们这一会儿应该到湘子庙了，这里前无村后无店，他们肯定会去那里避风雨！”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毛护法又问。

丁龙满有把握地说：“与小公子说的没有差别。连刘老头子在内共十六个人。你老就放心吧。要想生擒活捉刘祖德，如同探囊取物！”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振八方于同可不是好惹的，何况还有四个大内高手！”

“唉，四大高手是小哥哥安排的，只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武功都稀松平常！”

被称为护法的毛天坤，往东看了看，面带焦虑之色，不安地说：“眼看就要下雨了，小公子怎么还不来呀？难道他们又改变了主意？”

“本公子向来是守信用的！”话到人至，一个金衣、黄髯、罗纱罩面的人一闪来到众人跟前，还有几个凶煞神般的大汉紧随在他身后。金衣人向众人看了一眼，呵呵一笑，夸

赞道：“毛护法和众位真讲信义，本公子佩服得很！”他把话一转又说：“天将黑，大雨又快来临，正适合动手。望各位同心协力，到时还象上两次一样——干净利索！”说完，把一张五千两的银票交给了毛天坤。

毛天坤手捏银票，面露难色：“小公子，此次不同以前，刘祖德身旁有个于同，这可是个辣手人物，若出了差错，对你们也有害无益！”

小公子看出毛天坤是在讨价还价，心中大为不悦，但他没流露出来，怕影响这群杀手的斗志。当时爽朗地一笑：“这张银票是预付的，事情办妥后，再付一倍，如何？至于震八方于同嘛，你们不必担心，本公子暂不离去，你们若对付不了他，我自会出手，保证万无一失！”

毛天坤皱着眉头又说：“这个老刘头可不能与前两个相比。他是大理寺正卿、皇帝佬的亲舅，事若犯了。我们‘天杀教’可担不起啊！”

“毛护法不必为难，你们只把其他人杀掉就行了，刘祖德这个人交给我，由我们处置他，就不会追查到你们‘天杀教’的头上了。”

“这样办，你们付多少银子？”

“照数付，一两不少！”

“一言为定！”

“决不反悔！”

众贼寇正在说话间，突然，狂风大作，山上山下响起呼天嚎地的吼声。山在摇，地在动，林涛在呼啸。大片大片的云块在空中翻滚、聚集，越积越厚，向山间压来。山峰被笼罩了。刹那间，象夜幕降临……蓦地，一道刺眼的银光，象

把利剑，划开那厚厚的云层，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天空恰似被戳透了，大雨倾盆而泻。高耸的五台山被淹没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二十余人在飞也似地向湘子庙疾奔。

“啪！”一块泥巴打在小公子的后脑勺上。

“谁？！”小公子狂怒地吼叫起来。

群贼一齐兵刃在手，用贼溜溜的眼光向四处搜寻。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雷声，其他什么也听不见，雨幕遮住了他们的视线。

“啪、啪！”又有两人挨了泥巴。

群贼又惊又怒。

小公子游目四望，最后还是失望。

毛天坤没看到戏弄他们的人，感到在小公子面前太丢人，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何处小子，真他妈……”一个“妈”字刚出口，“啪！”被一块黄泥塞住了嘴。他“呸呸”吐个不停。吐出泥巴“呀呀”怪叫着抽出大环刀，怒声断喝，“何方鼠辈？竟敢戏弄爷爷，活腻了不成！”

“嘻……”一声低笑，随即传来一个清脆声音：“呸！真不要脸！你自称爷爷，谁来应孙子？是你哥哥还是你爹？哼，谁是鼠辈？你们才是呢。本姑娘在树上，几十只眼睛都看不见，你们不是真正的鼠目寸光吗？”

这些人顺着声音望去，树杈上坐着个淋得落水鸡一般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只见她头一歪，瓜子脸上的一对大眼睛一眨巴，狡黠地一笑说：“你们急匆匆的，象是火烧了屁股，又象去奔丧，惊了本姑娘的雅兴，还张口骂人，真该挨打！”小姑娘“打”字刚出口，凌燕似地“飞”到毛天坤跟前。

毛天坤做梦也没想到小小年龄的一个丫头有如此的轻功，更没料到小姑娘说打就打，“啪”的一声，他脸上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啊！这对毛天坤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响当当的“天杀教”护法竟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手里。他暴跳如雷，伸手去抓小姑娘。

“嘻嘻”，又是一声戏笑。红光一闪，小姑娘“凌燕绕梁”从毛天坤腋下钻了过去。“噗”毛天坤还没看清咋回事屁股上就挨了一脚。

毛天坤确实太丢人现眼了。他怒不可遏，不敢再轻敌，当时高高举起大环刀，恶狠狠地说：“胎毛未干的丫头，竟敢如此狂妄，吃老子一刀！”说着，“力劈华山”砍了下去。

小姑娘“斜插杨柳”闪向一旁：“哼，怎么？想杀人啊？本姑娘怕不了你！别那么凶！”往腰间一摸，“哎呀，坏事，我的短剑咋忘家啦？！”

毛天坤长得牛高马大，气壮力猛，功底深厚，且又有大环刀在手。小姑娘小巧玲珑，身单力薄，赤手空拳，别无它法，只有巧周旋。

小姑娘靠着身轻步健与毛天坤游斗。论功力哪有久闯江湖、杀人成性的毛天坤深厚？不大会，整个身形便罩在毛天坤的刀光下，她生气地说：“你是什么玩艺儿？这么凶狠，欺负姑娘手无寸铁，我若有短剑在手，早把你撂倒啦！本姑娘没闲心逗你玩儿，还没看下雨有意思哩！”

毛天坤把刀一横，拦住去路：“丫头想走，没门儿！不把你腰断三节，难解我心头之恨！”

“哼，长的那小形！你敢杀我？吓破你的狗胆！我爷爷若知道了非活剥你不可！”

她这一句话还真管用。小公子看了这姑娘的路数、架式，就知道她出自名家。又听她说到“爷爷”厉害，进一步证明她来头不小。在正事还没办妥的情况下，小公子不愿再树强敌。当时忙把手一挥：“毛护法，请住手。”

就在毛天坤一缓手的工夫，小姑娘纵出圈子，歪头看着毛护法，鼻子里轻哼一声：“什么毛虎(护)发(法)，猪毛刷吧！不是好玩艺儿！等着吧，有朝一日我爷爷会找上你的门去！”

小公子把正要再发作的毛天坤往旁边一推，“嘻嘻”一笑说：“小姑娘，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呀，刚才的事就别再提了。请问，你叫啥名？”

“叫姑姑。”

“哪有这样的名字？”

“我就叫这名，若不信，问别人好了！”

“好，就算你叫姑姑。姑姑，我再问你，你家住哪里？你爷爷叫啥名？”

小姑娘翻起眼看了看小公子，俏皮地笑着说：“我家住在俺庄上。我爷爷就叫爷爷！”

小公子被戏弄恼了，他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你要好好地回答我的话，否则……”

“否则怎么样？你还能吃人？！”小姑娘打断对方的话说：“告诉你，这还是好听的呐。若是那个红脸的家伙问我，本姑娘理都不理他！”

小公子非常气恼，怎么碰上这个搅和星！真霉气！不能

跟她纠缠，办正事要紧。先把她制住再说，办完事把她带回去玩玩，嫩得很呐。想到这里，他趁小姑娘不注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了姑娘的“璇玑”、“天柱”二穴。

小姑娘颓然倒地，怒目切齿斥道：“你真不是玩艺儿，出手偷袭，是小人的行为。你不得好死！我爷爷杀人时，第一个先杀你！”

“嘿嘿，你已无法告诉你家的那个死老头子啦！等公子办完事回来，把你带到我的住处，陪咱家乐乐，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事儿是啥滋味吧……”小公子说着做了个猥亵的动作，然后又点了小姑娘的“哑穴”。

“呸！”一口唾沫吐在小公子脸上。

小公子恼羞成怒，在小姑娘脸上重重地打了一耳光。让群贼黑纱蒙面，疾步直奔湘子庙。

夜幕降临，风紧而骤。湘子庙内，武士们一个个刀出鞘剑在手，准备拼搏。

这时，马云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大殿，急急地说道：“禀大人，外边的那两班人汇合在一处，现在已来到庙前。看样子来者没怀好意！”

“嗯！”刘祖德已感到事态严重，“于将军，传下令去，严加防范，进庙者格杀勿论！”

“是！我定让这些无名蠢贼有来无回！”于同答应着已长剑在握，疾步出殿而去。

于同刚到院中，就听到山门外传来打斗之声，同时又有几个人越墙而入。他横剑胸前，厉声喝问：“哪路朋友？到此甚事？报上万儿来！”

毛天坤把大环刀一摆，威胁道：“姓于的，你要放明白

点。常言道：弹打出头鸟。识时务者为俊杰。无须多问，我劝你少管闲事，一走了之。否则，哼哼，咱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到那时，悔之晚矣！”

“放肆！”于同怒斥道，“你这无名之辈，访上一访，问上一问，震八方何时何地怕过何人。你能有几个脑袋？若不怕死，就进招吧！”

“看刀！”毛天坤那硕大的身形疾扑过去。大环刀一式“玉带缠腰”斩向于同。

于同敌动我静，静观敌招。见大环刀来得切近，暴声大喝道：“来得好！”长剑一抖，“金钗定海”迎了上去。破解敌招后，随即将手腕一翻，“银河横渡”攻向毛天坤。

毛天坤的大环刀沉重、威猛，如同出水的恶龙，招招不离于同的要害部位。于同的青钢剑锋利、快捷，迅速异常，好似出洞的灵蛇，剑剑紧逼毛天坤的致命点。二人战了多时，难分胜负。但毛天坤吃了身大体重的亏，没有于同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得伶俐，渐渐感到吃力。他暗打鬼主意：震八方果然非同凡响，我必须如此……想着，他边战边往庙外退去。于同紧追不舍。

庙外和院内不时传来惨叫声，“天杀教”的教徒与武士都在相继减少。刘祖德身边的四个武士只剩两个了。四个杀手眼看就要冲进大殿，刘祖德吓得脸色变得蜡黄。在这紧要关头，马云如鹰般扑向大殿，四杀手还没来得及出手。就有两个死在他们的剑下。其余两个见势不妙，转身就跑，马云尾随紧追。刚追至庙外，又窜上来两个蒙面杀手，四歹徒把马云围在中间，要以多胜少。马云却丝毫没感到吃力，还能旁顾其他。于同跟毛天坤的打斗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风小了，雨停了，雷电还没止息，双方的殊死拼搏还在继续进行……

于同心中牵挂着刘大人的安危，想尽快结束这场生死之战。当时大喝一声，一式“八面风雨”把毛天坤罩在剑光之下。迫得毛天坤手忙脚乱，眼看落败。突然，传来了低沉的喝喊声：

“于同，住手！”

于同被震住，这声音太熟了。他举目一看，一个金衣黄髻、罗纱罩面的人站在面前。

金衣人见毛天坤已溜走，其他人无暇注意他们，忙掀起蒙面罗纱：“你不认识我吗？”

于同借着一闪即逝的电光瞟了对方一眼，不由惊呼：“是你！”长剑差点落地。

金衣人没容于同说下去，把一张纸条塞给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接着，这是五千两银票，你佯作打鬥，跟我到那边去！快走！”

片刻，于同跟金衣人“打鬥”着又回到庙前。但他跟刚才相比，宛若两人。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佯打假斗。这一切哪能逃过马云的眼睛。他疑窦顿生：怎么？于同他……刚想到这里，就听到于同高声喊起来：

“各位向我靠拢，务必生擒此贼！”

于同是保护刘祖德的卫队长，谁敢不听他的，大家迅速靠过去。忽然，两声撕心裂肺的惨呼，两名武士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那边接二连三地传来武士们临死前发出的哀嚎，武士们所剩无几了。

马云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于同跟金衣人有瓜葛，他在出卖刘大人。马云恨不得冲过去斩了于同，但人家是上司，又无证据，他哪敢犯上？还是保护刘大人要紧！他立刻杀死一敌，迫退三人，冲进庙院。

这时，毛天坤带着三个杀手已闯进大殿。

马云窜纵着冲到大殿门口。只见毛天坤和另一个歹徒已把两个保护刘祖德的大内高手逼到大殿的一角，另外俩敌人直扑向刘大人。

事情迫在眉睫，若等马云冲到刘祖德面前，一切都晚了。当时他急中生智，来了个先声夺人，用上佛门“狮子吼”的神力，喝道：“闪电手在此，谁敢妄动？”这一声暴喝，震得两个杀手头昏脑胀，差点倒地。

毛天坤带来的杀手，都是一、二流的高手，被马云一喝尚且如此，若是功夫平常的武林人物，非要七孔流血、当场昏死过去不可。

两个杀手缓了一缓，马云已赶到，“横扫千军”猛袭二敌，这一招漂亮极了，二敌一死一伤，又是一剑，伤者也成了死人。

与此同时，两名卫士也死在毛天坤刀下。

刘祖德见马云轻而易举地杀死两个歹徒，心中稍微安定了些。可是，也被马云的神功震得心跳耳鸣。幸亏马云把发音的劲力集中对准二贼，否则，刘祖德不死也得重伤。

毛天坤杀死两个武士，见自称“闪电手”的人向他们步步紧逼，心中直跳。他虽未见过其人，但“闪电手”三字早有耳闻。此人是武林中正邪两派闻名变色的人物。江湖上传说他杀人如麻，从不眨眼，且心狠手辣。惹恼了他，连皇帝

都敢杀。此人简直成了杀人成性的大魔头。当时毛天坤端刀持剑，二目圆睁，唯恐马云出其不意，杀他个措手不及。

马云把手中宝剑一抖，发出龙吟虎啸之声，令人闻声胆战，视之心惊。毛天坤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光棍不吃眼前亏，溜吧，找到小公子再说吧。便向同伴递了个眼色，二人疾纵而出。

闪电手马云见两个贼徒已逃遁，也没去追赶，来到刘祖德跟前说：“刘大人，你被于同卖了！事态严重，小人保护你赶快走！”

刘祖德根本不相信于同会出卖他。因为于同最忠于兵部尚书常武勋，自己跟常武勋的关系又非同一般，是常尚书特地调来于同保护自己的。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马云问：“你到底是哪个？为何说于同出卖了本官？”

“大人，此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以后小人再详细告诉你。贼人马上就要来到，快……”马云正说着，山门外已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不行，我要见于同当面说清。”

“大人，使不得。一旦见了，再想脱身就难啦！你若不相信小人……”马云说着把假面具一掀，“大人请看，这该相信了吧？”

刘祖德借着大殿中的蜡烛光一看，当时惊得瞠目结舌：“啊！原来是……是你……”